範東文集

劉氏家藏集叙

劉氏為東阿鉅宗黃石翁起家進士蜚聲銓部歷官大叅伯子東泉舉進士為司徒大夫叔子範東癸未射制策敭歷中外仕至副都御史父子兄弟俱為時名臣云範東與予同領癸酉鄉薦聲氣應求實稱莫逆甲寅秋予解組歸田範東浮車過濮信宿

草堂乙卯春予訪之東流書院丙寅春余載過柳陰莊長揖大笑主賓兩忘別淚橫睫至不忍視是歲秋公長逝嗟嗟寧知酒亭碁墅為永訣地哉丁卯春莫余往哭之令嗣茂才一農以公詩文集托校正予刻之濮上黃石翁暨東泉詩如干首附録各為一冊總名劉氏家藏集云

敘曰予數過東阿山川盤礴萃靈毓華知人文為有自矣大中丞範東劉公負沈毅之才抱汪洋之度理趣天合詞藻秀出無剿說無襲見直攄肝膈過邁塵表豈非日新盛德之君子哉淵源家學矩矱士林謝政丘樊足遠城府觴詠泉石頤養天真課子引孫周情孔步殆鳳翔千仞矣蒼生懸

想綠野閒寂竟使喆人云逝嗚咽悲
梗奚但東流之水已哉
昭代令甲大臣以天年終者有司上
計其妻子陳乞祠曹司封得主䘏典
而議贈錄公撫畿內修邊督軍勞瘁
備至蔞葬偶與縣車待勘疏直自遂
稼檄稽遲俾濟川之舟停泊野水是
誰之咎與公殁且二年餘一農孝謹

端雅日涕泣松阡不忍比走上書用
是未蒙卹錄闡幽尚賢異日必有為
公推獎者予讀公詩文慨歎斂容漫
及始終出處之義黃石翁東泉公所
作質璞渾成自為一家矯梓季昆金
玉輝映並見世美云爾
隆慶二年六月吉日
賜進士第資政大夫前奉

勑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兼理糧餉致
仕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穀
原蘇祐序

範東文集卷之一

奏疏

慎擇大臣以重風紀疏

臣竊惟憲臺之長自古慎重漢之御史大夫儕三公而次上相唐之御史綜六省而肅百寮 國朝建九卿以分理庶務惟吏部與都察院持衡秉樞而天下之大紀綱大黜陟咸於是乎決非他部寺之可比也是以 列聖以來務選清貞直諒望重朝野者方授此職其間惟有不稱群議沸騰百度隳弛伏見近日以南京刑部尚書邊憲改左都御史掌本院事竊思

邊憲者罷駑下質粗鄙凡才自膺一命以上涓無片
善可述叨居巡撫之任適在 臣山東之境姑以耳目
所覩記者言之蓋其遇事則憒憒摸稜遇人則栖栖
附勢軍民之利病邈不關心巡撫之風節斬然掃地
當時百姓賤而目之曰邊老人夫以此庸流置之重
任豈不貽笑天下乎又流賊初起正易以撲滅之時
憲乃自念家在任丘逼近霸州庇族之慮切報 國
之心微故與賊相期各勿相害是以賊過濟南北陷
於泥淖之中人人奮勇願即擒滅憲獨閉門還衆縱
之遠去是後出則背賊而行入則一矢不發以致寇

勢滔天禍延海內若在清明之朝豈免誅戮之法後雖提挈來京止於免官亦既僥倖多矣復夤緣用賂起延寧夏削官軍商人銀兩萬計以償用賂之債至令寧夏之人痛入骨髓夫縱寇誤國貪貨黷民可謂為臣不忠之極矣而以之表率群僚則將令臣等倣而效之乎將令臣等遠而去之乎且憲抵罪之時法司會問取供畫字案卷具存則今日憲亦何顏立法司之首哉伏乞 聖斷將邊憲亟賜罷黜求為人臣不忠之戒再 勅吏部別推大臣中學行端嚴公廉素著協天下之望者簡而用之則紀綱自肅庶政益

明庶有裨於 陛下厲精圖治之意臣不勝感激
懇望之至

乞留大臣以熙 聖治疏

臣竊惟吏部尚書者輔天下以統百官其任至重得其人則華夷之慶旋致清平匪其人則朝廷之近必先淆亂臣不避引 祖宗時得人之盛姑以近時任匪其人者陳之蓋自 先皇帝武宗臨御以後屢以重任畀之憸人其尤甚者則張綵扳緣劉瑾以驟進陞宄佞附群邪以久竊王瓊交結江彬以攘奪遂致官常大壞貪蠹成風三宄雖誅黨四海已傷殘矣

幸賴 陛下淵潛之日已蘊洞照之明早握乾符再扶人紀改元之始爰命 廷臣秉公協慮僉舉喬宇寘之吏部非惟今日之奇選實亦 祖宗時所不常有者也今喬宇偶有微疾不日可愈 陛下因其一疏乞歸而遽遣之 陛下豈無意於天下之治平乎且喬宇者英辭鴻學邈矣寡儔下士求賢恒如不及允唯大雅之才寔具元僚之體方江西之遘逆宇時贊守南京椄奸伐謀防微遏險雖無矢石之交坐保金湯之固根本不搖其功甚偉臣又見昔之歷吏部者炳勢灼薰苞苴如山宇之歷吏部也素風

澹泊門庭生草若宇者亦可謂無負於陛下矣今　陛下詔旨溫切恩典便蕃以寵其歸孰若留之共治以圖天下清平之慶哉臣恐宇去之後繼宇者未得其人則必有張繇之驕進陸完之久竊王瓊之攘奪者　陛下雖悔無及矣臣又竊謂喬宇忠誠之節清雅之望實可質之神明而無疑於天下宜　陛下親之任之今乃退而不用恐有巧為排陷之計以窺伺吏部之位者惟　陛下深加察焉庶不為所誤矣伏見近日飛蝗蔽天霪雨連月嘉禾盡害萬姓咸咨此尤可見群陰恣縱虧[illegible]陽明之徵驗

也伏乞 聖明俯垂鑒照大辨忠邪將喬宇致仕之
命收回令其亟出供職以順天人之願則 宗社幸
甚天下幸甚
乞賜 聖裁會官考察疏
該吏部題并科道等官會題節奉 欽依着令臣
等互相糾劾實 陛下甚擇言官以圖治理之意
中間名實不孚風紀未振豈無若人臣等敢不悉心
咨訪仰副 聖明但臨事者懼當局者迷況臣等知
慮不周蒼遑愚昧甲可乙否未免於乖違背是面非
恐成於黨比倚阿糾少有不當上辜 聖明掄才之

心下累臺憲激揚之典臣等不職之罪愈覺重深矣
竊思吏部乃甄別黜陟之司都察院實糾察風紀之
職其咨詢有素鑒定允明各官三年六年考滿俱有
賢否在司又且考察未久中間參訪斟酌自有歸一
如蒙乞　勑部院會同將六科十三道覆行嚴加考
察中間果有遺漏者照例降調罷黜以為人臣不職
之戒庶幾事體歸一公道昭明　陛下厲精之志
亦有所賴矣臣等無任殞越待罪之至

儆災預防以保至治事疏

臣等惟自古　聖王哲后克享天心　皆不時降災

咎以動其惕厲之思堅其持盈之守而底於至治故周宣漢文之世水旱薦饑為變獨繁而二君之治顧為三王以後稱首豈不以天之於人君猶父母之於子篤愛之至故戒導之勤敬懼之誠故遺過之免矣

臣等伏見

陛下秉聖哲之純德躬履勤勞不憚宵旰憂憫元元圖惟至治之意甚於飢渴然而嘉徵莫致災沴屢聞邇者深秋以來雨澤鮮少窮冬將逾霏雪未見已占來歲豊穰之難矣乃今純陰之月帝都之中地德不寧中夜振動

皇心儆切待旦修省臣等待罪臺史緘默負國戰慄恐懼莫知所為然

竊伏思之　陛下聖德純孝神明統物清嚴宥容治化日隆何闕何遺而以召此其無乃大小群工不能竭誠盡職以弼聖德宣皇風所致耶臣等請陳之蓋地道純陰其象為臣民為夷狄為兵戎寇盜故稽諸史策陰盛陽微下情壅遏則地為之震水土不演而民用乏則地為之震臣事雖正而專則地為之震蠻夷肆梗戎車屢駕草竊騷亂萬黎不安則地為之震今當　主聖時熙之日雖萬無可憂但遠慮而預防之乃所以承天心之篤愛而弭禍患於未萌也臣等願　陛下采芻蕘之議察狂瞽之言雖極忤觸

由賜優容則陽氣宣暢而下情達矣申飭內外衙門
凡司錢谷工料者痛為裁減始自乘輿旁及細物示
敦朴以先天下再照順天府等郡縣及時虔禱雪澤
以慰三農各省災荒之處則令預處賑救之方勿致
待哺無及盡塡溝壑則民用不憂乏矣戒飭內朝
外省群工百官各思咎改過務秉清白貪婪者無赦
私邪者必黜則臣道正而僭濫絕矣至於南北邊裔
總制大臣俱已得人但文職偏裨尚多凡劣貪緣偷
安剝軍玩寇宜令總制等官申嚴考選之法謀勇者
雖卑賤而必顯庸之貪懦者雖勳貴而必罷黜之如

此而邊患不寧蠻夷不服者未之有也近在畿輔中州之境悍盜聚衆橫行刧掠此皆兵備官員與州縣有司之不才縱蓄之久而縮避之甚也又見吏部陞除兵備苟計其階資相應即授以是官初不論才器之宜與否勇畧之有與無也臣等以為宜令吏部會同兵部嚴加選較有庸懦誤事或乖方致失與才別有長而不宜於此者俱降黜調用務求才畧勇壯曾經試用者任之再為甄擇守令清其本源如此而寇盜不息四民不安者亦未之有也然此數事猶為患在四陲[illegible]虜遠條者也一法令而收明効矣臣等又

望 皇上順天若時虛中體道安靜以養微陽之
復寬和以培元氣之根至治不求速於一朝深仁必
孚逮於四海將見無變不消無瑞不致 聖主比隆
堯舜拯濟群生之意靡不遂矣臣等無任悚懼待罪
冒死上陳

辭重賞以勸有功疏

於嘉靖十年三月二十三日准四川布政使司照會
伏蒙 聖恩以川東南賊平之故賞臣銀二十兩紵
絲二表裏者臣仰聞鴻命驚心汗顏誤干嘉典恐遂
殞越輒敢冒死陳辭臣聞賞不當則勛勞不勸非其

功而貪之則殃咎不免臣雖至愚敢昧斯義上有撫
按籌謀撟使伏思臣於平賊之時下有吏士蹈難戮
力中有守巡兵備分部協勦臣孱弱書生不閑軍事
止因勢在危急勉强督捕群賊潰散之後即回省城
其首惡李紹祖余天之等數十人及諸兇黨數百人
俱僉事李元際蔡乾等嚴督重慶府通判羅天貴瀘
州衛指揮韓廷甫等擒斬蕩定推校功力臣萬分無
一焉今蒙 聖明垂念封疆之勞横加 恩賜顧乃
功多効著者見遺而使愚臣獨被鉅賞省功度禮惶
怖靡寧誠恐將來復有地方之虞使指示經畧於上

者或沮而懈心協恭奮力於下者或憤而扼腕則皆

臣冒貪愚昧之所致也遠枝重戮不足以昭 國憲

而塞人非伏乞 天鑒微誠容 臣辭免行推賞實有

功勞之臣斯賞勸明而人心服悅矣

範東文集卷之一

範東文集卷之二

頌

九嵕頌

維昔巢氏遯跡箕首尚文發猷渭涘四老避分商岩諸葛翛然隆中肆是箕渭商隆吾稱拴無窮徽烈巍奕與嶽瀆並詎非地之顯以人邪然玄化絪緼以融以峙配雲穹明合德鴻麗唯名山巨川有焉是以儲禎產異哲人稟之是人之賢詎非以地哉今以觀察使持節督漁陽北平軍事陳公秦人也居近九嵕之山故九海內賢豪交游暨門下文武吏諸生無賢不

肖咸稱曰九峻先生而公之爵與氏不舉而知已鴻儒邪士賛述公者無遠近咸仰九峻而攄辭而公之德與業不舉而知已公之生其九峻之靈降之邪抑九峻之名以公而重於天下邪今夫山畜泄雲霧涵育萬彙公之蘊似之障蔽皇域持肇地維公之功似之萬仞嶢岩俯瞰海隅公之高朗似之嶽崒巖業迥沓衍護公之剛厚弘廓似之則人之稱茲山也豈徒以公之歷近哉公間以諸名才著作示余且曰子不可以無言隅惟公昔以郎官直道謫寓川南継持湖憲隅咸獲睹望聲光今飭兵纖輔隅又為東方屬吏

首仰之公誠深與他人殊固不敢以樸鄙辭爰拾前遺載作頌曰巍彼九嵕坤隅是奠蜿蜒騰伏用九龍變君子儀之仰高作範降地光讌興雲大觀高匯孤子劉靡折斷內拱皇衛外藩荒甸君子言邁西指庸蜀九嵕之高岷峨贔屭南廵於楚蒞止衡嶽祝融之光如嵕煜煜載受　皇命肅師漁陽孤竹挺秀碣石稜霜繡彤韡韡王節煌煌三輔是式萬民之望公登於朝為國底石礪此群工立我人極休矣君子九德惟一巖巖九嵕鴻號無斁

錫命頌并敘為御史大夫濯江公献也

遡觀巍古良臣哲輔榮光加乎君親聲烈垂乎璑戮
詎不信哉故嶽降民彝梁山之雅贈申甫樊韓也序
詩乃曰美宣王能錫命諸侯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今　天子受命建極丕紹　烈祖高皇帝之聖
志神謨十有三載海內祇肅俊人穆穆罔不欽承休
徵巨詳申命薦至乃大覃恩扵有勞著績之臣業鴻
者錫厚德久者報崇扵是御史大夫西蜀張公先以
歲癸巳奉　命撫墳畿內駐節閩隅　天子則馳
賜之誥冊鋟扵九列蝌函鳳章焯焯煌煌公之父若
母咸知公之爵繡幰金節絢闕拜稽首以受扵是屬

下文武暨軍民夷落罔不聰睹咨嘆誠　聖王之能任賢臣賢臣之顯承天寵如是公之來未踰朞年其始也虜寇張突今則讋慴奔伏盜賊橫滋今則枹鼓息響蝗蝝飢饉民不能活今則百谷大穰士歌民喜斯公之告成受錫豈偶乎蓋惟公秉德寬而吏民畏畏其察理之密也用法嚴而士卒樂於用命樂其拊循之誠也威既奮而兵戢財既樽而賦紓夫是以業懋報豐眷享大命裳王以異之物采以章之辭訓以褒之爵數以晋之與古聖龍典同符合端凡在執觚之士焉可掩嘿無述是用忘其僭陋爰作頌章附諸

三雅之義云　一章　於皇明后纂圖愜烈虔恭天職登我元哲有綏其旌有岩其節邦畿攸盛干城有截公治既成東垂孔寧五谷用蕃戎駕不驚　二章　帝曰汝侯汝維國楨龍誥是錫上卿是榮顯顯父母爵號並被翼翼兄弟方岳是畀車服盈庭纓組盈笥光此醇德以厲有位維公之生岷峨降精含貞蹈懿抱實蜚聲　三章　司帝之諫諤諤明明既補袞闕爰踐台衡我稽於周群侯維翰佐宣中興君子攸讚作頌徽[illegible]千載有煥猗我頌公亦垂於萬

衡嶽頌并敘

範東文集卷之三

書

答歐崇一

不能奉侍左右躬請教益乃勤音札反覆然感德則愈深矣熟復訓旨明切真的令人聳爽敬服然有一二處於余心未釋然者久欲奉質緣荒廢日久恐所見未真故未敢輕言也今姑就來諭所及言之吾兄謂專以讀書為學未免求之於外而得之於內偶以為此言專治訓詁詞章或泥於陳言而無所自得者可若此等又何能得之於內耶人誠見得根原先在

乎大者則求之於內內也求之於外亦內也夫奚止
讀書錢谷騎射飲食裳衣皆內也何外內之殊乎使
人皆天縱之聖猶未能離墳典絕書契也而況中人
乎蓋聖賢精義微言俱在方冊不與此求之則吾心
之良知良能何能充拓何能粹純即來諭所謂精一
慎獨之機火然泉達之效亦豈吾兄空撰之言耶隅
嘗謂自夫子沒而七十子各就所長以自成已不能
無偏弊然未聞顏曾游夏由賜之徒互相訾也不寍
唯是老聃崇虛避事後世異端者宗之亦未聞孔子
力排而痛疾蓋取長棄短聖人之量故如是也至宋

以來大儒輩出聖學幾與然未免於專門標目自視以為一世奇事互相排訾哓哓不已何其與聖人之量不相似耶談外者支離煩複可厭也談內者矜高怪異可訝也畢竟感動於一世有益於身心否乎學者誠能泯爭勝之心熄排異之論玩心高明篤意踐履至於世之信從與否何暇計焉然化久業立亦自有不容止者矣此不肖之所願於當世之大君子而亦不敢不自勉者也鄙人之見如是唯不惜數賜開諭斯終身之感又當今　主上聖睿非常然不能不滯於禮議異同之間故萬化從之少至當者矣偶叨

言職無能勸救懲惡何極以吾兄鴻學重望必吾君相之所虛懷而聽納誠為言置異同而不計唯賢者登庸之不肖者退斥之廓一人之度順萬民之欲則天下欣然響應而偉業隆名與天壤俱弊矣斯意非吾兄之托而誰能濟耶臨紙無任惓惓適以事迫出故復書遲而不備唯鑒照

初至南都與子揚

不肖雖陋竊托道義之交於契末自謂與世之面友耳學者殊也不意星散四方逾三年而見見復遽別不得傾其所欲吐以瀉請規誨則數年大過戾其終

不聞而汙下之歸也必矣靜思顒望何限悵悵至南
都卒之理科舉事身率之意殊愧薄劣苹湛何馬呂
鄒諸賢時得商榷礪其怠而啓之愚亦庶幾免於罪
繆而效之及於士子深淺未敢冀焉唯兄職二於大
宰清華重要與他部不同或知巳之望於吾兄者亦
宏遠矣方今　主上聖睿仁明望治如渴而委任輔
臣言行計聽無絲髮疑二阻尼於其間則當斯時而
不臻治平之極得天人之和少使海內有遺憾焉則
後世有君無臣之咎其有歸矣千載之機豈易遇哉
今　聖心尚滯於禮議異同之間而得進言於輔相

大臣之門者少遠猷直諒之士耳且　聖心所疑者乃初年專柄之一二人耳當時傑人直士亦已攻其惡而惡之若遂指爭禮者爲之黨豈諸人之心服哉況此爭禮者有獨見者有同聲者有由衷者有假之而取名希進者高者汙者才者腐者鼓於風而混動矣今一槩以子然異論之器待之則諸人之幸濫也亦極矣誠諄諄於　聖主之前說破此弊勿拘其議之同異唯賢則登庸之不賢則退黜之舉措更置務合海內之公心而我無與焉則　國家之事善者不計誰出而必行之不善者不計其誰出而必止之其

言官之言可者納之不可者容之則熙皡中和之効
光明俊偉之勲決可以與三代君臣流光齊譽矣瑣
屑芥粒之賢何足以易此盛業又何足以累恢恢休
休之量耶不肖嘗獲為令親羅峰老先生寮屬又以
狂戇朴陋辱知愛之雅別時欲進此言而以冗不得
[illegible]私念吾兄與老先生有骨肉之親則其愛羅峰者
必非世借之苟利祿者同矣試乘間為公極言之此
即吾二人竭忠於　國家報知於羅峰也倘區區微
誠不見俯聽則東溟之畔範泉之間山靈見笑久見
吾二人亦何顏列此況違心狥祿賢者所不取羅峰

之與兄可以放歸而隅當芒屩候之山左所欲傾吐
尚於是時悉之　國家事重故不覺贅之累紙而寒
燠起居之候未能詳也乞吾恕鑒幸幸

過續溪與程掌科

隅頓首大諫執事恭諗罹變而歸道屩佳勝況溪山
之適可以忘憂回視不肖之醜顏在列無益於國者
何啻申椒之與蕭艾耶不肖庸劣濫領典學之差於
畿輔文華之地慚愧已無盡来此誠欲求指訓於賢
哲而左右晦跡山房不入城市此懷鬱鬱何以能寫
謹令吏将粗糲米五升薄申候私回時幸示貴郡士

風文習所以興倡而裁正之方則猶爲有得者教之
微矣竚瞻磵霧嵐烟之隔何堪悵怏

與戴聶二道長

自違阻風度後盖鬱鬱無相語懷抱者矣悵思之切
又豈特燕昵朋好之私而已耶承乏領此差來慚不
可言而苦亦不任汗顏焦慮日就困頓唯賢兄恵而
教之俾免大戾斯兄弟骨肉之愛若庶責之而薄望
之殊非所冀於知己也聘使告還聊郄冗草此見問
訊意盖心曲萬萬不能盡一也唯亮察幸甚

與大司諫周

淨跡之離奄忽三期於茲高風淳德無時不在夢想
前歲執事大拜實深忭慶於私衷然而缺焉無一介
以奉賀者則以奔涉之疲癃疾之困繼以考察之嫌
耳豈敢一日自疎於大君子之門耶𢌿辱手書盛儀
遠寄寒鄉且喻以至言終身可佩則執事之於不肖
豈世俗之交所可擬耶今病益困職益廢具疏乞歸
圖全殘喘伏惟矜念而賛其成則他日茍延一息尚
得於洪範虎窟之間奉候軺車便過盡此平生也病
筆潦草伏冀台照不宣

與渠陽司馬

一二年来星雨飛散江山邈隔音寄沉絶則勞思嘅想如何可言不肖去秋瘡病危殆巳具疏乞歸間而忽報轉官甚枹昧於幾先之愧然連歳碌碌道途卷牒之間心神瘁散極矣動久思靜皆人情也不問轉官崇卑而歸休之計俱此其時矣余豈有異意哉望知我者遇當道言及為表其情素憐其困殆為一題覆得放歸則林壑餘生皆良友之賜矣刻心感德沒身無巳病久筆顫唯恕其潦草不恭之罪

與銀臺宋先生

鄙人自弱齡蒙知愛於門下自謂得承侍教言周旋

做法不意中年以来奔涉四方星離飈散江山修阻音寄邈絶末夜懐人竊嘆曷已去冬承手書嘉恵遠到蓬屋寔感敦舊之愛異於常交懸隔矣不肖謝病之舉久已决計但恐不知者以為慍於外轉而悻悻然也故絶迹来此今方具疏上請盖動極思静病極懐鄉人情之弗能已者也倘沐念舊之雅懐遂鄙人之私則林壑餘生皆老兄先生之賜矣鏤骨之感没身不忘病筆草草伏惟台照不罪幸甚鄉先達老先生如玄菴西橋以次俱乞叱名道未敢致書之意待得離宦網翻飛故林生意既蘇褱懐斯暢廼敢申候

兼請教耳

與李年兄

與吾兄別五年於茲仰想淳雅淵懿之德謙恭粹朗之資無日不在夢寐去歲冬雖暫得還東而未敢以啓事候者避考察時也不肖雖不才淪落豈敢自疎棄於良友之門哉不肖連歲來疲於簿書文卷涉於險道長波神慮倦瘁誠不擇地而休之時也今春即欲掛冠掃跡偷安蓬室恐不知者以為慍於外轉倖倖然也故單馬此来忽復淹遲歲暮離家六千里一影自棲有懐莫訴雖繫斗印擁龍節登崇極亦弗顧

矣何獨不肖無此情耶況以之陋籍吾兄之休解褐未及六期即登方面五品吾同年尚半在州縣方自訝其驟而豈有不足之望是獨何心哉誠以動極則思靜病極則懷鄉凡夫皆有是情也余獨不念餘生耶乞尊兄於老先生暨司中先生處備道衷素將拙疏早賜題覆俾完病軀於故丘幸而不死猶得卒業於生平之所願學者則教愛成全之恩豈有窮耶病筆潦草伏唯原照不具

與銀臺陳先生

鄙薄之人漂零遐域翹望良友邈隔雲霄今復間関

巴峽淹留歲暮坎廩悲秋悽惻弔古士莫不然也而
況倦遊病困之夫離鄉五六千里孤影煢煢其何能
自堪耶謝病之疏實具於前歲之秋以轉官而不遂
今茲由乞定出素懷倘辱知愛之深贊成私計得全
餘生則沒身之感與江流同永矣唯恕其草略不恭
之罪幸甚列位先達卿先生如玄菴老先生以次俱
望便中叱名道未敢致啓之意待得歸後葺延喘息
於長林茂草之間方敢攄衷悃以申候耳餘不具

與崔山吏部

吳門別後遂江海分張邈焉阻絕永慨以慕何能已

巳戴郡轉還寄手教不肖巳在蜀矣今夏末方領之知吾兄去冬榮過堂闈纚服色養且得免大朝之煩甚為吾兄大慰也不肖謝病之舉既決久矣以轉官而尼今春即欲掛冠掃跡恐不知者以為愠於外轉而悻悻然也雖不才盡卑陋若是哉以之庸觧禍未及六年即登五品方為吾同年尚半在州縣尚以為不足乎今茲乞退實由素懷蓋邅歲碌碌於道途卷牒之間心神倦瘁極矣勤久思靜病困思鄉允夫皆有是情也余非木石獨不憐生耶望吾兄極力贊成之也自為延喘息於蠻山窮泉之間猶得卒業於所

意以請教焉病筆潦草伏惟原照不宣

與大諫西莊

去冬承音教屢屢而余則疏簡過甚蓋以荒歉之歲意緒不佳故於親友之間殊缺敬私耳不肖謝病之計決久矣以轉官而尼今春即欲掛冠歸跡偷安蓬室恐不知者以為楅於外轉而倖倖然也故勉赴蜀中復值闕官甚多印纍纍皆付之藩司帶管所以有川東之兼義無所辭更受一番勞若毒熱病體誠是不堪又聞山東今年蝗災不減往歲則許多人口無所養嗷嗷亦安能戀戀於此耶今茲乞退實申素懷

望吾兄協相知者極力贊成之則籍吾兄之休不負山東之靈矣幸勿以世俗之愛愛我則又感肝膈之知甚於骨肉之親矣病冗交劇筆不盡情伏唯照亮幸甚

與陳憲長

隅誠庸鄙加之疎懶不能奉職詣人招尤取戾懲罪彌躬乃蒙天流謫貶不遠竄斥俾佐近州使於鄉土之旋追惟往日奉章戴罪慄慄惴惴之懷實安且慰矣敢不勉心竭力以報 明主但連年奔走神情困敝極矣依依故巢怨全餘息此懷此苦惟門下亮之

耳從容旬月之後敢籍門下之休惠以遂素心矣初至郡舊病侵尋兼有司簿領之劇不敢贖凝是以修問稽緩然顒顒之仰無日不勤崇汚懸別秪增煩想伏惟深垂照宥幸甚幸甚

範東文集卷之四

敘

送蜀方伯徐子歸隱敘

楚徐子登仕筴四十二年矣而二十五年家居天子慕之強起諸其閒為大僕正錫命為三蜀之伯徐子噓然而應委然而來化行而貌不悴未及期連疏於朝得謝事蜀人悽悷若嬰之違慈毋徐子乃猶猶然也或曰有是乎夫子之固哉道之肆也固咨然靳之邪道之懷也固驕然忻之邪獨微情乎固咨其泰而豫其窮乎徐子不應湛然少閒顧南園劉子曰

子不觀之天驥之係於閑乎飾以纓珠琳瑯秣以芳蒭顏粟非赤墀不踐非大輅鸞輿不服人以為至耀曾不知其反雲龍超眞曠之精悒結而摧喪幾盡矣且山澤之秘也固故能時雲霧沛霖雨若日滃霧瀉發則其焦竭霧崩可算而待又易以澤物為茲吾不知吾之懷也為肆邪忻也為咨邪[illegible]烏乎擇之今世之貴達賤台持鈞出入排天閽謁為契帝旨顏意徵嚮而海內奔趨方乃疲四肢焦肝腎惴惴脊脊騷騷憢憢容而憂其遠也符而懼其戾也能患其或勝也數患其或并也承順懾伏之者患其或起而抗鬪也

形陳乎閎檐孜席之間心慄乎危岩大淵之下斯其豫也不亦甚哉而人拾吾乎又奚嘖嘖焉豫不豫之議爲善乎向氏之瀆損益也又奚止富貧賤貴生死之間哉今吾欲損吾以至無吾庶乎浮氣之内醜榮得喪慽喜息焉以盜人於静庶乎復吾眞脱吾四十二年之縶梏也吾之豫其與夫人之豫異乎南原劉子聞而憪然莫知所稱對以告同官之賢北湖子東崖子二子曰是達士之言也修之不已將入於至人之域而與道游是言也吾嘗聞諸無初夫人蓋湛光子之所師也子其識之以告三帥余丘李子余丘李

子曰吁今而後知冠組之為羈縶也華寵之為戕毒也宇宙之為抉粃也五子偕劉子追徐子于江湖而觴之將有閒焉徐子歌遠游逝而不顧諸子乃倚其聲和而送之命曾學子隅識之簡

餞丘侍御復命便省叙

朝之貞有丘子為御史代王巡於蜀蜀人歌曰瓔弁玉舃自閩之里於我濵只玄斗東指北涉潼水我[illegible]屣屣至是春如京師復王命也將便省其親於閩諸大夫餞焉及江皆拜而賦徐子賦烝民之五章丘子曰豈[illegible]之不敢茹吐際　天子之命是共孫子嗣其

季章丕子曰美哉風乎將何以慰我於是賦翩翩者騅曰旃䆃將吾父乎其是之慰爾亦再拜曾劉子執爵而言曰昔我先王之御宇內也王畿之外列省十三各有疆土介其甸與和其類訓嚴其物則而明者之規命於藎臣俾飭憲秉服緩懈奸軌以順於民所以集綏振蠹而蠲厲政也肅之以明憲者褫焉宣者舉焉其勢辨矣故其命也　天子下言內史授策太宰致命於是乎有循行之紀有稽覈之典有對揚之辭昭垂休也是故靜節恆遵憲之度也靜以靖德簡以執宜恆以率佣迪以一政靖直而緒繹佣平而民

利厚政一而事成察不失實工不墮職法不弛節憲無賚度服無黷令下無浮言官有卓譽吏有懋績上宜 天子之寵光以載望於無數終於令也不忘於親令執大馬諸子之賦不其稱乎任子曰其權也諸君子是用爲敢不恭受以復 天子之命於是去適闕如京師故書於策紀賦也

五讃爲鴻臚焦李迎使蜀還朝叙

歲庚寅冬至之日作圜丘成 天子躬執珪幣精禋禱望乃承天祉鼎鴻澤𤂸宥加惠于寓內鴻臚典客焦李迎撫大行布詔命於蜀黎庶𢦏岷讙蹈歎呼歆

讚　帝德莫之名言也蜀大夫離膚問於使者曰
皇上覃化修政萬姓欲讚而莫之名言也其至要可得聞與使者曰　陛下體有虞好生之衷式夏后解網之額廣宥嚴法愚氓與之更始戍徼者逐閭在圄者歸室蠢蠢含澤甚浄刺心　帝之德於是爲隆大夫曰愚聞先王之慹格心爲右今茲肆宥生其死而膏其瘠可謂恤矣未謂之至也使者曰漕船萬艘敝於兌輓京營萬騎困於椿朋上方供御濫於輔納咸計余錙減令諫憲之臣監出入財需以節元元用蘇
帝之德於是爲渥大夫曰裕棘遑逋滌弊撙費政之

善經也可謂惠矣未謂之至也使者曰立賢無方三
塗廣闢鏞芟錮例崇樸損華思岩穴之士以佐緝熙
古稱明目達聰其奚適焉大夫曰知人則哲 帝之
德其哲矣乎然猶有峻巨者使者曰惇念本支尊優
耆壽上牲采緹間賜滾繂推及下里高年咸沾甘燠
親親老老孝治斯弘大夫曰於厚哉茲可謂仁矣然
使者其殆尊睹於已施之跡而未究夫皇心之蘊耶
顧卒聞之使者曰唯唯 陛下玄穆沖謙準天以運
淵恭重嘿則地而立乾綱在握宸極而神馨香祗肅
歆於上帝瘞瘞之瓜雲焜風煦百辟雍協庶政咸登

四海之内一日同休子守外職其曷能知此於是大夫暨衆寮厥民咸顒顒仰嘆曰巍乎汤乎至極矣其茂以尚此矣使者賢哉其善言　聖德之天乎迺賦生民之卒章維天之頌以讃　皇上載演四牡皇華之音各為歌辭以祖使者

撫臺練武教檄敘

古近名將如李北平岳武穆咸稍畧尺法然使將洞敵形士諳將指則又未嘗不勸勸習也若夫用蜀尤殊蓋輕剽之性巇險之地小勝易狃私傲競趨小却易動訛驚群逸不有節制其何能軍故自忠武侯以

歷革南康李衛公吳氏兄弟余制置諸人咸以練法律紀先焉今大中丞宋公來撫蜀首下教訓練吏士始之以禡誓之虔中之以陣營擊射之節器具之凡終之以五運尅勝之要兵家大指畧備部下文武能持循推暢則過徼曷有不讐奸宄曷有不殄哉夫摽銳摧敵者器也罔弄詭得者謀也堅持闔濟者志也畢策致雋者人奔命赴任者賞罰也心服執力易不戢而人孤者道也器不能利不如無器謀不能中不如無謀已志不能一不如無志已人不能一不如無人已賞非功與而賞滯罰非罪與罪而罰違者不如

無賞罰已是故志一而後人輔人輔而後謀集謀集而後賞罰當以之戰則無不堅不靡不戰則無恩不服茲於道也其庶幾乎是道也惟諸葛氏皇佐上哲全體畢具餘諸子之用蜀咸各極所長矣功烈燾緒炳在策典則而行之蜀豈靖哉唯公允備優兼故布諸訓者明悉矣則凡被訓者曷可不自厲乎

贈大司馬卿高渠楚子叙

皇朝既以燕域為神州於是天作巨防屹限戎夏背山俱海崇亘萬里關鎮營戍星錯雲擁然唯榆關為至重蓋朝鮮靺鞨之襟喉遼水漁陽之領要東指則

瀛齊在睫南浜則朱厓可航以故命司馬御屬撫鎮監臨其地不委之外臣也嘉靖辛卯乃西夏楚子寔来莅事癸巳之秋余乃訪楚子同登角山之巔覧邊城大漠西北諸山雄峙森列如龍翔豹踞如鼓戟旗纛延袤無際東望大海極天浸日凛凛山如將墮於游目曠心悸神飛當爽相与嘆皇王之雄圖慨天地之大觀固宜鴻臣達士之所莅也既下憇於館則有軍民耆宿數百人謁余言曰吾觀大夫與楚公游似若知吾公者至於公之良政慈惠撫吾民者大夫或未之知也敢矢辭以告吾邊徼之垠儲峙寡禮倍頻

奸暴滋而文教廢舊矣加之蝗蝝水旱吾儕瀕死亦數矣自我公之來開義倉以賑救通貿易以贍給正六禮以倡勸興學訓士戢暴革奸直枉扶弱而吾儕始獲免於溝壑今我公將代還朝老稚士女如違慈父感徹心肌莫知所以稱言茲名大夫辱臨吾土又辱知吾公願為公頌以申愚衷求求之懷辭畢涕零伏地固請隅謳不可辭乃為角山溟海詩二章以貽之俾張諸祖次云角山岩嶤公還於朝我思我公瞻公之歸

又

高淳楚子之自渝関歸朝也関之外樵蘇耕牧之民垂白聃耳之老灌園㮽澤之逸咸曳履扶杖奉漿執爵隨輿呼曰公之歸誰其生我盡我関之内亦然而嘆者追者攀者泣者益衆至設戟建纛之師弁纓懷印之長則皆咨然而愯曰公之歸我其曷所稟式青衿彥縱之子橫經草檄之士則皆惝然而慕曰公之歸我其曷所率迪操甲守壘之卒執柝抱矛之戍貧弱顛連之夫則皆誰然而號曰公之歸其誰恤我拊我毓東劉子閒而嘆曰懷於官寮政之乞也乎于髦俊教之貞也悲戀感動於閭閻士伍至於草澤潛逸

惸獨無告之人惠之篤也夫允則忠立貞則道洽篤則澤久忠立而業基道浹而化溥澤久而思深三者誠至而化神矣亙夫人之不舍于高渠也然則山海之衆知失怙庇未無忘於世世其將何以尉其衷耶旣而聞楚子之得代也先有童謠曰鵜尾之䲶龍旌之招君子於朝四國是膏十歲來旋王節影影再撫我窮無滋渴焦今日是楚子升庸輔佐秉鈞來撫之徵也可以慰山海之思矣爲獻其祥以旋

送石瀖子之守石阡叙

天之險列於西南故雲貴蜀播萬山之區而貴州爲

最薦紳游子言及者莫不頻咨怖懼不顧置馬足焉余曰是懦夫嬰孺之見豈傑人達士哉余嘗以撫治諸夷下三峽沿九溪踰武陵辰沅觀馬援營壁喟然思古賢豪根不歷參井而泛昆明也今石癯子聞石阡之命而適道無慼色豈余之所謂傑人達士者耶且石癯子之仕也往來於安山臨川者十餘歲涉大江浮彭蠡覽芝山雲林匡廬之勝又淹岳陽洞庭之間君山九嶷日在耽睞風濤潮汐時與出沒是天下奇險巨偉之觀而石癯子樂之則石阡之行雖勞又烏知不益遂其樂耶夫不以險遠慼其地必不以荒

嶺鄙其民文告率迪將炳然蔚然與中土同施而石阡之民進於禮樂必自石瀰子始矣石瀰子名嵩字惟中籍系雲間之華亭往余較雲間士得卷二文甚瓌峻又卷二亦汪洋渤崒余詫其不凡已而詢之皆石瀰子之弟若諸兒也於時非不面石瀰固已心高之今年春余以遷人起右北平逾閔遵東海而來与石瀰同官於金陵日久相披襟論說益信褚氏諸生蓋得石瀰之風而石瀰之高又得江山之助也故石瀰將行諸僚友之贈言或以德頌或以忠勸或以勛業祝或以政事述或以誼節規而余獨以江山之奇

陳之以兆忽行又爲之歌曰貴之山兮嶔岩下不見上兮上不見日與天松栢千仞兮桂枝連蜷寥赤惟兮山之巔清風還兮誰其抜又歌曰貴之水兮浼瀣浅天閟兮奔巨壑羌四時兮荃杜芳臭泉幽兮非貪夫之可勺君至止兮濯君纓澤遐荒兮來無射歌竟石濯子洒然而去余聞古有小六合狹萬里而陋鴻茫者斯人其庶幾乎斯人其庶幾乎

壽胡母太夫人迎養北都叙

歲在鶉首日躔析木惟天王之十二祀乃丙戌吉貿明有司潔庭陳席布几懸樂尊斝醴梓肴次東榮筵

弊服裄在右驂馬五朱旗二棨二列門外郡屬寮生徒暨諸供事序階下佐寮畢諸賓序堂側乃畿內大牧胡公具翬翟繡服霞裳奉太夫人御堂中既坐公再拜起盥執爵斟酒先嘗再　跪上爵曰令月吉辰維母壽期乃迓休祉於茲郡俾小子得以皇祿奉甘朝夕其如平生之崇千萬斯年大夫悅為舉爵既公拜起再執爵跪上曰緊今之休匪小子之承維先君子維我母植德施澤淵深博久而勤率淑誨於小子惟忠惟孝俾熙隆先世之烈愚小子其曷敢忘太夫人曰勗哉為舉爵既公拜起又執爵曰小子聞之享

獲於積厚情豫於故游矧茲地先大夫之所遺愛先
君子我母之所游處愚小子實誕於斯惟先人積豐
享嗇而貽於今日母氏來游故所眷眷愉愉是宜壽
樂無疆太夫人曰嘻有是哉益悅為之三舉爵於是
晉劉子顧諸寮曰美哉壽乎非德曷以基之貞懿惠
慈曰德善問悠遐曰壽太夫人有焉豈特期頤云哉
齊龐子顧諸賓屬曰美哉教乎先德以開之劬勤以
迪之礪之以孝忠勗之以勿怠敬姜之訓也詩云教
誨爾子式穀似之此之謂矣晉唐二顧諸生徒曰美
哉報乎吾歐淳澤世繼其良厚厥施而隆食之若執

符契矧今之惠丕懋於前人考祥裕慶其有旣乎詩云宜民宜人受禄於天又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此之謂矣魯國劉隅氏曰太夫人之壽祉胡公之孝三子之言皆所以風天下式百世於休哉曷可以弗光揚遂暨諸寮佐屬寀諸賓生同稱爵三上太夫人再拜又稱爵上胡公再拜胡公曰諸君子之錫錫我以孝古之誼也敢不欽承亦再拜禮成劉氏書之簡職也